

第六期

双鱼金霞帔坠,见证一段八百年前的爱情

台传媒记者王佳丽/文 杨辉/摄

金,百炼不耗,奢华之色。
双鱼造型,头尾相抵,相濡以沫,意为两姓好合,同心共挽。
霞帔坠子,一个来自霞帔底端的压脚,却成为八百年后一场故事的主角。
这是一枚来自南宋的双鱼金霞帔坠。它的主人,是一位22岁的少妇。

1970年6月6日,寻常的一天,中国人民银行仙居县支行的员工如往常一般工作。这天,仙居城西后岑大队送来了几件宝贝——2对黄金鱼,6段金段,2只金戒,准备将其兑换成现金。

工作人员收下了宝贝,不久,这批金饰被送到临海支行鉴定。8月15日,按照当时黄金每克3.04元计算,一共净重92.28克的黄金首饰,价值280.53元。8月17日,银行入账。

物亦有灵,原本要尘封库房或被熔铸再造的文物,不知被哪位有识之士发现了“真身”。考虑到银行不便收藏文物,于是,仙居支行向临海支行取回了金鱼和金段。

后,银行又将这批文物转交给仙居县文化局保管。

经县文化局查证,这枚双鱼金霞帔坠应该是张次贤夫妇合葬墓中出土。

时过境迁,物是人非,墓址已不可寻,墓中其他物品也皆下落不明。唯剩上个世纪70年代发现的墓砖2块,墓碑2块,保存于县文化局,现在由仙居县博物馆接手保管。

只见这枚双鱼金霞帔坠,分为两片,每片皆长6.5厘米,宽4.6厘米,合拢为完整帔坠。

霞帔,南宋贵族妇女的“高定”,是礼服的一部分。贵族妇女出席正式活动时,要穿戴霞帔。霞帔制作考究,上面有精美纹饰,穿戴时,需要从后领绕至胸前,而霞帔下方垂坠的装饰物,便是霞帔坠子。帔坠多由金银所制,可以压住霞帔贴附衣服且自由下垂,既实用又美观。

让我们仔细打量眼前这枚帔坠,它由金片锤揲而成,双鱼头尾相抵,鳞片清晰可见,造型精美,呈跃动之状,十分写实。在两鱼相对



文物修复师正在对双鱼金霞帔坠进行修复。

张口嘘气处,涌起一枚花结或曰百事吉结子,水藻直垂到底端,连接两条鱼儿。在顶端,还留有小圆环,应该作穿系之用。遗憾的是,其中一片尾部有断裂,鱼尾碎成了两个小块。

南宋墓中出土霞帔坠子的并不少见,双鱼造型的也有一些。如在福建邵武故县南宋金器窖藏中也发现了一枚银鍍金双鱼,湖北黄石河口镇凤凰山南宋吕氏墓出土了一枚金霞帔,造型都与仙居的这枚很相似。

双鱼,双伴,大抵寓意幸福吉祥、恩爱美满、夫妻好合。

千百年来,人们关于美好的期盼,始终未变。

那一定是一个诸事皆宜的好日子,及笄的少女要嫁给她的郎君。

她姓谢,来自临海。南宋临海望族,最有名的当推谢氏,而谢氏之兴,则从谢深甫开始。她的父亲,正是鼎鼎有名的谢深甫。

谢深甫草根出身,乾道二年(1166)中进士。做官期间,他明狱辩诬,施政宽猛得中,议事持正力争。庆元六年(1200),谢深甫官拜右丞相。

谢氏还出了个“大人物”,谢深甫的孙女,也就是本故事的女主角的侄女——谢道清,在宝庆三年(1227)成为宋理宗赵昀的皇后。

不过此时的少女望不了那么久远的事,她甚至没有机会亲眼见到谢家最鼎盛富贵之时。

回到这场门当户对的婚礼。彼时的张谢两家,一定在满心欢喜地筹备婚事。

在当时的嫁娶活动中,十分讲究财礼和仪式。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里就记载了南宋杭州一带的婚嫁风气,十分奢侈,其中金银首饰是必不可缺的,“且论聘礼,富贵之家,当备三金送之,则金钏、金锭、金帔坠者是也。若铺席宅舍,或无金器,以银鍍代之。”

墓中出土的双鱼金霞帔坠,也许就是谢氏当年的“三金”之一。金霞帔,双鱼戏,既代表着张家的重视,谢氏的尊贵,也代表着对两人婚姻的祝福,白首偕老,琴瑟和鸣。

绍熙四年(1193),她的丈夫张次贤由上庠登进士第。庆元元年(1195)的春月,张次贤去徽州绩溪县尉,谢氏也跟随丈夫的脚步,来到绩溪安家。到了第二年六月,谢氏生了个大胖儿子,名叫庆孙。

看起来,日子就要这样美满地过下去了,然而大抵好物难留,彩云易散,剧情马上急转直下。

生完孩子后不久,不知是水土不服,还是生育损伤,谢氏因病而逝,年仅22岁。令人惋惜的是,谢氏去世后的第五十天,儿子庆孙也跟着离开人世。

浮生若梦,为欢几何。人生大悲,莫过于

此。接连的打击让张次贤痛不欲生。当年九月,张次贤带着灵柩,跋山涉水,回到了家乡仙居,将谢氏和庆孙葬在北山之原。

从婚礼到葬礼,从此阴阳两隔,唯有这枚双鱼金霞帔坠将与她一起,埋于青山之中。

北山墓前,立有一碑,乃是张次贤所书。“婉淑之姿,和柔之德,期于偕老,痛天命之巨测。”所谓天命巨测,世事难料,白首偕老的愿望终将破碎。

张次贤所写的这篇《宋故孺人谢氏墓志铭》虽了百字,但字字泣泪,书尽了一个年轻女子短暂的一生,也让我们穿越八百年的时光,望见过去的人。

命如朝露,人生无常,痛失爱妻与长子,活着的人,生活还要继续。

在谢氏死后,根据张次贤墓志铭上所述,他又娶了郑氏为妻

生儿育女。

张次贤,何许人也?

他少有才名,是绍熙四年(1193)的进士。

张次贤当过徽州绩溪县尉、池州贵池县丞、房州房陵县令等地方官员,受到地方百姓的尊敬。嘉定十二年至十四年(1219—1221),张次贤历任监察御史、右正言兼侍讲、左司谏。在这三年里,他先后弹劾了太常少卿蔡辟、礼部郎官陈贵谊、赣州知州柴中行等18名官员。因为为官作风磊落,矢心烈烈,在仙居历史上留有美名。

旧时,仙居县治立有两座“正谏坊”,一座在西南街,为张次贤建;另一座在东街,为郭磊卿建。

说到这里,还要多提一嘴。张次贤与郭磊卿还有点亲戚关系,谢氏是谢道清的姑姑,而郭磊卿是谢道清的舅舅。张次贤与郭家关系很好。

张次贤留下的诗文仅有三首。《同陈提举庸郭安抚晞宗玩月南峰》便是张次贤与郭晞宗、陈庸一同游览仙居地南峰山,在此赏月聚会。郭晞宗、陈庸也同张次贤一样,都是清廉之吏。《过郭继一处士草堂》则是去拜访郭晞宗(郭晞宗是郭晞宗的第四子,郭晞卿是郭晞宗的第五子),闲谈赏景,风雅入怀。

回看张次贤的诗,无论是《同陈提举庸郭安抚晞宗玩月南峰》中的“山中有佳客,山上月增明”,《过郭继一处士草堂》中的“茶熟琴三弄,诗成酒一厄”,还是《山居杂兴》中的“好鸟乍啼惊梦觉,可人山色入帘栊”,山川



风月,意在心中,在他的诗中,既有诗茶琴酒的文人雅趣,也有自在得乐的山水野趣。

根据《光绪仙居志》的记载,张次贤在光明山的南面还修建了自己的“大别墅”——淡园。淡园紧靠溪溪,依山傍水,园内风景极佳,“有倚啸阁、涟漪亭、通幽处、拜石轩诸胜”。

如果说修身治国、寿富康宁、生活娴雅是古代多数人的理想追求,那么妻儿相伴,好友共游,进在践行自己的从政理想,退有仙居无限山水风光可赏,关于“张次贤”三个字的人生,应该算是圆满矣。不过,不知在某个晨光熹微、暮色苍茫之时,他又是否会想起那个年轻早逝的妻子,以及早夭的第一个孩子。

文字没有记载这份心情,我们只知道,嘉定十五年(1222),59岁的张次贤去世了。一副新的灵柩被抬到了北山之原,一块新的墓碑又立了起来。

碑上如是说,“十七年正月壬寅,葬于升平乡北山之原。娶谢氏,赠宜人,丞相益公之女。”

(参考资料:《光绪仙居志》/王寿颐等修、王霖等纂,《中国古舆图论丛》/孙机,《同心一挽束千结》/杨之水,《南宋金银首饰研究》/彭梦莹,《南宋霞帔坠子研究》/刘安娜)

唐穿带青瓷壶:粗中有细,中西合璧

台传媒记者林立/文 杨辉/摄

说起青瓷,自然会联想到“高级”这个词。素雅恬淡的色彩,别致精巧的造型,是青瓷留给人们的深刻印象。走入黄岩博物馆青瓷厅,人们更会惊讶地发现,原来青瓷有如此丰富的形态。

比如这件外形呆萌的“唐穿带青瓷壶”,孩子们看了,都会想起自己画过的小乌龟。

“运动款”青瓷

既然是壶,就有壶口和壶身。唐穿带青瓷壶上扁下鼓,壶口平整,壶颈短粗,结合鼓起的壶身,通体圆润的线条,像极了一只屁股着地、竖起来的乌龟。

而这只乌龟的四条“腿”,则是短得可爱,近前一看,是四个凸起且中空有孔的“小耳环”。

它们有专门的名词,叫“环耳、沟槽”。在黄岩博物馆宣教部主任蒋艾琳的讲解下,这把酷似萌龟的壶,瞬间有了强劲的

运动气质,因为这种壶是唐朝人们长途跋涉时的便携式水壶。

“穿带壶因壶两侧有穿带或绳索的环耳、沟槽而得名,人们无论是骑马还是步行,都可以将绳子穿过这些环耳,将装有水或者酒的壶背在肩上,行军打仗时也会用到。这只壶足以装两瓶矿泉水的水量,肚量算得上大。再看它的脖子之所以这么细,是为了防止在运动中水被摇晃出壶口。这种形态的壶,在北方比较常见,因为骑马的人多,南方就比较少用到。”

大多数人看过古装影视剧都有一个印象,无论游牧民族还是汉人骑马时带的水囊都是皮革制品为主,这一把壶是怎么用青瓷做成的呢?

其实,皮革水囊也可以说是水囊的一种演变形态了。在更久远的商周时期,用于旅行、打仗盛水随用的穿带瓶(壶),更多采用的是金属材料。这种金属材质的穿带瓶(壶)通过丝绸之路由西域传入我国。金属珍稀贵重,擅长陶器的国人很快就研制出陶质穿带瓶,取代金属穿带瓶。从后世出土的汉晋时期陶质生产中,就发现有大量的类似穿带器

型的瓶(壶)。

因此,在青瓷工艺高度成熟的唐代,穿带青瓷瓶(壶)的诞生再自然不过了。青瓷是最早的瓷器品种,浙江可谓是青瓷的故乡。从夏商至明清,三千余年青瓷产品源源不绝,而发展到唐朝时,青瓷制品已经无所不包,出现了很多把玩乐趣大于实用性的工艺品,穿带壶就是其中一种。

唐、辽、五代时期的穿带青瓷瓶(壶)工艺水平极高,同时品种极为丰富,如今全国各地博物馆所珍藏的穿带青瓷瓶(壶),几乎都是这几个时期所产。

这些出自大唐匠人之手的穿带青瓷壶,既保留了西域瓶的野性风情,又具有中西合璧后的浓厚文化色彩。在实用性以外,开发出了高雅的艺术性。透过这些融汇中西的穿带青瓷瓶(壶),我们可以想象出在政治稳定、经济文化繁荣的唐代,汉民族这个群体是多么具有包容性与创造性。

黄岩博物馆所藏的这把唐穿带青瓷壶,除了上方耳环有些许破损,整体保存完好,在出土的同类青瓷瓶(壶)中都可谓一件珍品。

这件穿带壶极简的外表下,布满考究的细节和复杂的工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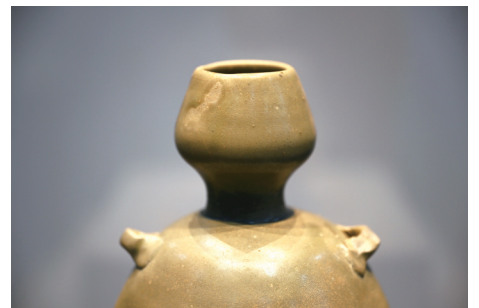
越窑出品,必属精品

黄岩博物馆所藏的这把穿带青瓷壶,是在黄岩区新前街道岙下村出土的,由陈云岳先生捐赠。经考证,从制作工艺和烧造时间来推断,这把壶应该是在温岭下圆山烧造,属于越窑系制品。

越窑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青瓷窑系,被称为“母亲窑”。

越窑位于浙江省,唐代越窑的烧造地主要集中在上虞、余姚、宁波等地,以后逐渐扩展,形成越窑窑系。越窑出产的瓷器,釉色以青、绿、绿中间黄为主,造型精美,器物众多。

早在东汉时,越窑所烧造的制品就基本成熟,此后经历了三国、两晋、南北朝的大发展时期,越窑制品在隋、唐、五代达到了全盛期,这股势头一直延续到北宋中期渐趋衰落,到南宋时,越窑的生命力逐渐走向尾声。



唐朝是越窑工艺最精湛时期,而越窑也成为了“贡窑”,绝大多数产品都进贡给了唐代宫廷。尤其是越窑中的“秘色瓷”,更是成为皇家用品,是顶级青瓷艺术品。

所谓“秘色”,是一种极为贴合中华美学的色泽之美。唐代诗人陆龟蒙曾以“夺得千峰翠色来”概括秘色瓷之美。秘色瓷的釉色就好像千山翠绿,越欣赏,越能感受到充满层次感深邃之美。在不同的光线下,秘色瓷制品能呈现出湖水般的碧绿,时而深沉,时而明亮,美到不可方物。

越窑秘色瓷因为这样绝无仅有的美,也成为九至十一世纪的高级出口品,流传到海外之后,对全世界的制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收藏在黄岩博物馆的这把唐穿带青瓷壶虽然不是秘色瓷,但它的工艺同样精湛。形状为仿皮囊式,上扁下鼓,壶颈短粗,肩部有凸出的棱线,呈皮囊缝合状,写意传神。

虽然它的功能是个盛水用的壶,但可以想象当年这把壶的主人没出远门旅行时,也会经常将它拿在手上把玩欣赏。因为太喜爱此类穿带青瓷壶,王公贵族们会将它们列入庞大的陪葬品清单,在入土为安后还要继续“把玩”。

宋、金两朝之后,穿带青瓷瓶(壶)产量锐减,仅一些地方窑口还有生产,器型和釉色都不复盛唐时那般精细,变得粗糙不堪,穿带青瓷瓶(壶)这样的制品,也就逐渐没落了。

仔细端详橱窗里的这把穿带青瓷壶,它柔润的线条,饱满的状态,既粗放又精致的气质,让人不禁感叹,正是上千年来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乃至海外诸国不断的融合、交流,才形成了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。

这是何等迷人的风采和气质,这种气质可以体现在经济、外交等大的方面,也可以浓缩于一把穿带青瓷壶中。



唐穿带青瓷壶形状为仿皮囊式,上扁下鼓,壶口平整,壶颈短粗。



双鱼金霞帔坠



唐穿带青瓷壶

扫一扫
看潮APP